

外交史

第一卷

[苏]B. П. 波将金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外 交 史

第 一 卷

〔苏〕B. П. 波将金、C. B. 巴赫鲁申、
A. B. 叶菲莫夫、E. A. 科斯明斯基、
A. Л. 纳罗奇尼茨基、B. C. 谢尔格耶夫、
C. Д. 斯卡兹金、E. B. 塔尔列、
B. M. 赫沃斯托夫 合编

史源译 刘丕坤校

（ 下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I

**В. П. ПОТЕМКИН,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А. В. ЕФИМОВ,
Е. А. КОСМИНСКИЙ, А. Л.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В. С. СЕРГЕЕВ, С. Д. СКАЗКИН,
Е. В. ТАРЛЕ, В. М. ХВОС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译出

外 交 史

第 一 卷

〔苏〕В. П. 波将金等编

史源译 刘丕坤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8.125 印张 784,000 字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8,000**

书号 11002·483 定价(上下册) 3.55 元

内 部 发 行

维也纳会议

(1814年10月—1815年6月)

亚历山大一世对会议

1814年4—5月间，就当时俄

主要参加者的态度 国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而言，俄国无疑地是强过被破坏后一蹶不振的大陆欧洲的其他一切国家的。正因为如此，梅特涅才尽其所能地把会议拖延到秋天举行，好使奥地利能稍稍恢复元气。亚历山大同意了延期举行会议，尽管他非常讨厌梅特涅，并且清楚地知道梅特涅的计谋以及那些敌视俄国但当面却又对沙皇阿谀奉承的政治家们——卡斯尔累勋爵和法王路易十八世——的把戏。这班政治家们都惴惴不安地想弄明白亚历山大是否想扮演欧洲新主子的角色。他们事先便准备反击，虽然还不能做到同心协力。梅特涅的秘书和亲信、政论家根茨，后来曾以目击者身分写道：“皇帝亚历山大抵达维也纳后，便已经多多少少地和奥地利、英国、法国发生争执。”卡斯尔累勋爵本人，还不象梅特涅那样让亚历山大生厌。这位笨拙的、害怕英国发生革命、不相信俄国外交的英国外交大臣，曾被亚历山大形容为“冷漠的书呆子”；但至少卡斯尔累不会象梅特涅那样终日里厚着脸皮说谎。

亚历山大并不很愿意把路易十八安置在空缺无人的法国王位上。在路易十八终于当了国王的时候，亚历山大力主必须赐给法国一部宪章。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立宪制度。但无论沙皇还是沙皇的法国顾问——聪明而又圆滑的科西嘉人鲍佐-狄-波尔哥，都深信如果不给法国装上宪法这样一根避雷针，波旁王朝定将被新的革命扫荡掉。亚历山大也瞧不起法王路易十八和他的兄弟查理·阿尔土瓦；路易和查理则惧怕亚历山大，并准备用一切阴谋巧计摆脱他的监护。

塔列兰的行动 9月23日，即原定大会开幕日期1814年10月1日的一个星期以前，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塔列兰-别里戈尔偕法国的其他外交官一道抵达维也纳。亚历山大深知塔列兰其人。塔列兰曾数次向沙皇请求并且得到过金钱；这钱不会白花，若是拒绝他，他不会很见怪。但塔列兰聪明非凡，圆滑无比，能随机应变，而且能知人——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极可怕的敌人。塔列兰所处地位的不利，在于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是一个战败国的代表。因此塔列兰需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他随机应变、看风使舵的才干。当塔列兰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什么问题在吸引着会议的注意力。这便是复杂的波兰—萨克森问题。拿破仑退出华沙公国后，亚历山大的军队已占领该地。亚历山大曾公开宣称他不会把华沙公国让给任何人。可是华沙公国主要是由三次瓜分波兰时为普鲁士所侵占的地区组成的，这些地区直到1807年才被拿破仑从普鲁士手中夺走。因此，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要求把萨克森王国并入普鲁士作为补偿。亚历山大对此表示

同意，并且计划借口惩罚萨克森国王如此长期充当拿破仑的忠实盟友而剥夺其领地。塔列兰则立即看出，在这个基础上挑起一场决斗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而且对于达到塔列兰的基本目的，即打碎肖蒙同盟，换言之，即对于在1814年战胜法国的奥地利、英国、俄国、普鲁士进行挑拨离间，这场决斗是必不可少的。

正统主义原则 在抵达维也纳之前，塔列兰已经清楚地知道，从法国的利益着眼，最合理的莫过于提出所谓“正统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归结起来如下：集会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各国国君和各国外交家所代表的欧洲，在重新划分领土和变更国界的时候，应不使革命战争爆发前即1792年以前曾合法存在过的状态遭到破坏。如这一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现，则不仅法国会得到保持领土完整的信心（当时法国已不能靠武 495 装力量维护它的领土），而且普鲁士和俄国也会在它们扩张领土的野心方面受到约制。当然，若能事先和同样不愿把波兰送给俄国、把萨克森送给普鲁士的梅特涅勾结起来，和在这个问题上与梅特涅持同样意见的卡斯尔累勋爵勾结起来，那对塔列兰是有利的。不过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大勾结，并且这种勾结安排起来还相当棘手。无论梅特涅和卡斯尔累，都对塔列兰怀有戒心，都认为塔列兰可能还有新花样。

波兰—萨克森问题 抵达维也纳后，塔列兰被邀请参加四“大”国代表会议。他在会上的表现，决不象一个战败国的代表。他现在还以傲慢而极为自信的语气质问到会者，

何以普鲁士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有哈尔登堡，还有威·洪堡尔特，而法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未受邀请。接着他又攻击他从预先拟定的议定书中看到的“同盟国”这一字眼。他说：“如果还存在着同盟国的话，那末我在这里便是多余的”；他并且要求准许法国参加大会的指导委员会。他借口巴黎条约并非由四国而是由八国代表签订的，要求除法国代表外，还要吸收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三国代表参加预备会议。他最后终于达到了准许法国参加指导委员会的目的，从而也就得到了施奸弄巧使不久前的“同盟国”彼此冲突争吵的机会。

1814年10月初，塔列兰谒见亚历山大；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颇不愉快的谈话。塔列兰提出他的臭名远扬的“正统主义原则”。亚历山大应放弃革命战争前不属于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普鲁士则不得要求取得萨克森。沙皇指出，俄国应该从它的胜利中取得它应该取得的好处。塔列兰回答说：“我认为权利高于利益！”看来这句话惹恼了一般说来很善于控制自己的亚历山大。要知道，这个当着他的面高唱权利神圣的正是那个在爱尔福特把拿破仑出卖给他亚历山大、并且为此还从俄国国库拿到一笔现金报酬的塔列兰。亚历山大说：“最好咱们再打一场！”

接着是同卡斯尔累勋爵会谈。亚历山大向他声明决定
496 “纠正瓜分波兰时在道德上犯下的罪孽”。在这个维也纳会议上，沙皇并未立即把兼并昔日波兰的全部地区当作自己的任务。他现在只能谈及现时即1814年由他的军队占领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他要在波兰的这一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波兰王国，他自己要当这里的立宪君主。他不仅要把按照侵略的

权利干脆可以并入俄国的那些地区重建为一个波兰王国，甚至还把俄国在 1807 年取得的别洛斯托克地方以及在 1809 年取得的塔尔诺波尔地方也送给这个君主立宪王国。

卡斯尔累认为沙皇打算给予波兰的这部宪法是部过分“自由主义”的宪法，因而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来是一件危险品。他担心奥地利和普鲁士辖区内的波兰人，由于羡慕自己的同胞享受到这样一部宪法，会闹起风潮来。于是沙皇便极力证明，他是关心波兰的独立和自由的，是资产阶级英国的外交大臣劝说他不要做个如此自由主义的君主。比起英国政府来，奥地利政府更加害怕在波兰建立自由主义制度，更加害怕俄国通过兼并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而在它看来过分地加强其实力。于是奥地利宰相为卡斯尔累提供这样一条出路：告诉普鲁士全权代表哈尔登堡，说奥地利和英国同意把整个萨克森让给普鲁士国王。但为此普鲁士应立即背叛亚历山大，加入奥地利和英国一方，共同制止沙皇取得波兰（华沙公国）。因此，萨克森应作为换取普王背叛亚历山大的代价。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终于决定拒绝这一方案。显然，梅特涅和卡斯尔累之未将塔列兰拖进这项正在计划中的勾结，是不无原因的。普王忽然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全部危险：若是塔列兰将一切情况全都告诉给亚历山大一世，重要的是若是他自己再建议法俄两国对普鲁士采取共同的外交行动（而且可能不止于外交行动），他该怎么办？俄法同盟的恶梦，提尔西特时期以及提尔西特以后一段时期的苦楚，还是记忆犹新的。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认为，为了自身的好处，还是把一切情况告诉亚历山大为妙，也好证明自己的意图是

光明磊落的。沙皇召来梅特涅，同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一切。塔列兰曾就此幸灾乐祸地向路易十八报告说，亚历山大对梅特涅谈话时的态度，还不如对一个犯了过错的仆人。

497 **奥、法、英三国反对** 由于内部的剧烈斗争，维也纳会议并无进展。于是塔列兰一面抱定(1815年1月3日)定原来的宗旨不变，即加深胜利者队伍的分裂，一面改变自己的策略。当时法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阻止俄国壮大，不如说是不让法国的近邻和敌人普鲁士壮大。所以塔列兰告诉亚历山大说，对于英奥两国反对在亚历山大帝国范围内建立波兰王国的立场，法国并不予以支持；但法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同意把萨克森交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以及他的外交代表哈尔登堡和洪堡尔特，都没有在会上起很大作用。萨克森已经答应给他。亚历山大称萨克森国王为背叛者，说要把他送到俄国去，并保证普鲁士将取得萨克森以抵偿它所失去的一部分波兰地方。因而普王在一段时间里是心平气和的。昨日的同盟国之间的尖锐矛盾，首先是英、奥两国外交当局积极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方案，使塔列兰得以顺利进行活动。为了使用一切手段阻止俄国壮大，限制俄国因战胜拿破仑而取得的影响，卡斯尔累和梅特涅竟然同法国缔结秘密同盟。塔列兰当然不会放过拆散昨日法国的战胜国的机会。1815年1月3日，三大国代表签订秘密协定。协定的矛头针对俄国和普鲁士，规定奥、法、英三国承担义务，遇“……缔约诸方之一遭受来自一国或几国的威胁”时，彼此得给予援助，

并为此各提供十五万人的军队。同时，三个同盟者并相约不和敌方举行单独和谈。

自然，协定应对亚历山大严守秘密，并且一般地对任何人都都要严守秘密。协定有一份留在维也纳梅特涅处；另一份交给塔列兰，并立即转送巴黎路易十八处；第三份由卡斯尔累亲手拿去，并带给英国摄政亲王乔治。

这个秘密条约是如此地加强了反击萨克森方案的力量，以致亚历山大只能要就决定破裂，而这也许就是战争，要就让步。亚历山大已经得到了他想要在波兰取得的一切，他不想为普鲁士而吵闹，更为何会愿意同三个大国作战。他做了让步：498只把萨克森的一部分给予了普鲁士。萨克森国王到底还是安稳地留在他的领地上了；诚然，他的领地已被割走了老大一块。

德意志邦联的

接着，会议着手安排德意志问题。在

成立(1815年) 德意志问题上，并没有特别重大的争论。亚历山大和梅特涅都认为巩固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是适当的。英国对这个问题根本漠不关心，而普鲁士，即使它想斗一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维也纳会议活动家们的整个思想趋向表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愿意迁就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德意志人民统一德意志的愿望的破灭，是给反动派彻底胜利的画面上增添的又一笔富有特色的线条。

根据梅特涅的方案，会议计划建立一个组织，定名为“德意志邦联”。为处理邦联的事务，成立所谓“德意志议会”。加入邦联的有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其他所有的邦（总数三

十八个)。按照梅特涅的计划,德意志邦联的任务是建立一道壁垒以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国向莱茵方面的再次推进,同时保证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议会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会主席由奥地利代表担任。议会票数的分配办法,也正是为了保证奥地利能出言决定一切。不言而喻,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个畸形组织,决不是要统一德意志民族,相反,是要把德意志民族的分裂状态永远维持下去,是要保持那些小的封建君主国家。因此,照恩格斯的形象的说法,德意志重又守着那个“矢忠君主的盆子”^①,不过这个盆子,至少就德意志的西半部而言,看来已经叫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给敲碎了。

“百日政变”(1815年 会议已着手总结自己的工作,

3月20日—6月28日) 突然一件出乎意外的消息吓坏了会议的参加者:拿破仑于3月1日在法国登陆。而且又过了三个星期,即在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已进入巴黎。帝国又告恢复。关于维也纳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陷于分裂的那些流言,无疑地对于拿破仑决心离开厄尔巴岛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巴黎,有一件意外出奇的礼物在等待着他。国王在拿破仑到来前一天才由巴黎出奔;在他的办公室里,拿破仑发现了那份1815年1月3日签订的极端秘密的条约。上文业已说过,这是条约的三份副本中的一份,是塔列兰从维也纳转给路易十八的。国王路易十八仓卒逃走,匆忙中竟把这份文件忘在他的桌子里。拿破仑立刻命令派遣专使把这封公文火速送往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卷第70页。

也纳。拿破仑命令把文件交给俄皇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初次阅读这份反对他的秘密条约时，有布甲金在场。据布甲金说，当时沙皇气得面红耳赤，但尚能控制住自己。当从拿破仑卷土重来后就主要指望俄皇拯救欧洲的梅特涅来谒见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默默地把奥国宰相的这个秘密的杰作交给了他。梅特涅惊慌失措得竟然连撒谎也不知从哪里撒起了。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确实是太出乎意料了。

但是，对拿破仑的恐惧终于占了上风，亚历山大当场认为自己必须向梅特涅说明：别的且先不管，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这就是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之役战败。此后，波旁王朝在法国二次复辟。

维也纳会议的决议 滑铁卢一役前数日，即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举行末次会议，并签署了一个由一百二十一条条款和十七条单独附带条款构成的《最后文件》。会议的参加者觉得他们建立了一个极牢固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修建起来的大厦，很快便开始柱倒墙塌了。维也纳会议的反动的空想，在于它既未考虑新的生产关系，也未考虑二十五年来冲击着欧洲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腐朽支柱的风暴，而想把世界的这一部分继续保持在过时制度的范围之内。这种空想便是维也纳会议全部活动的基础。

比利时被送给新荷兰国王；丹麦除什列斯维希外，又获得了德意志的霍尔施坦；居民纯为意大利人的伦巴底和威尼斯

割归奥地利；德意志依然分裂为三十八个独立的邦。波兰再次被分为三个部分，并且在原来的华沙公国的领土上建立起新的“波兰王国”。这个王国，按照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应处于“同俄国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它应根据沙皇赐给它的宪法加以治理。波兹南、格但斯克（但泽）和托龙尼留归普鲁士所有，而西乌克兰（加利西亚）则留归奥国领有。克拉科夫城“连同属于该城市之地区”被宣布为受俄奥普三国保护的“永远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为补偿普鲁士失去的波兰领土，普鲁士除取得萨克森北部地区外，还取得吕根岛和瑞典的波米兰尼亚，而在西部则取得来因—威斯特发里亚地区。结果，霍亨索伦王国，虽然遭到塔列兰和梅特涅的反对，但由于来自沙皇方面的支持，由于英国外交在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终于大为壮大。虽然普鲁士被截成两个部分——原来的东普鲁士和新的西普鲁士，但它在1815年后不久便开始积聚力量，变成它邻国的一个威胁。

奥地利取得提罗尔、瓦耳帖里纳、的里亚斯特、达耳马提亚和伊利里亚以后也大为壮大。在莫德纳、托斯卡那和帕尔马，皇帝弗兰士一世的近亲被拥上王位；他们用同盟条约把自己和奥地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旁王朝重掌政权的两西西里王国以及教皇领，也由同样的条约而同奥地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权实际上几乎扩及政治上依然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全境。

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经过同法国的长期战争后已大为巩固壮大。其中的英国扩大了它的原来便已十分庞大的殖民地。它在消除了它的主要对手法国以后，

变成十足的“海上霸王”，强迫其他国家承认它自己建立的实质上是最富掠夺性的“海洋法”，也就是一种在公海上拦阻并临检中立国商船以便没收运往敌方港口之商品的“法”。不列颠对马耳他岛和爱奥尼亚群岛统治权的确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些岛屿变成了英国资产阶级进攻中近东国家的海军基地和前哨。

经过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沙皇俄国取得原华沙公国、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的土地，因而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领土。很久以后，恩格斯曾正确地写道：“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恩格斯同时着重指出：“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①。在欧洲大陆上，俄国再也没有一个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维也纳会议除解决基本的政治和领土问题外，还通过了一系列专门的补充决议作为总决议的附件。其中占特殊地位的是1815年2月8日签订的《各国关于禁止贩卖黑奴的宣言》以及会议在1815年3月19日通过的《外交代表等级条例》。等级条例第一次划一了各种外交代表的等级，这在后来的长时期里一直作为国际法规范而成为外交惯例，并且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这项决定结束了十八世纪外交实践在地位高下问题上常常发生的无止无休的争吵和冲突。外交代表的等级如下：（1）大使、教皇使节或圣使；（2）公使；（3）代办。后来在1818年，在这三级之外又加上一级，即介于公使和代办之间的驻办公使。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页。

维也纳会议成

1814年9月齐集维也纳的各战胜国

果的不稳定 的国君,为自己提出的基本目的有三:(1)建立各种保证,以对付法国可能东山再起的侵略行动;(2)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3)消灭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后果并在各地恢复旧的封建专制制度。

但实际上彻底达到的只有其中的第一个目的。至于第二个目的,即满足领土野心,则只有几个战胜国,在结束了同法国的长期流血战争后,由于兼并了欧洲的其他弱小国家而真正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土。维也纳会议的第三个目的——根除革命原则并彻底确立正统主义原则,会议的参加者也未能做到。维也纳会议的黑暗势力,尽管用暴力恢复了旧的“合法”王朝,但不能比较长期地阻止住历史的进程。他们用他们的决议蛮横地蹂躏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①正是这一点使维也纳会议的工作成果竟如此地不稳固,以致连五年也没有过去,在欧洲各地又爆发了他们深恶痛绝的革命运动,弄得维也纳会议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能否存在下去都大成问题。

由此可见,维也纳会议的结果,仅仅是在欧洲建立了一种为时短暂的政治均势。这种政治均势是极不稳固的,并且会议参加者自己也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他们离开奥地利首都时彼此心怀恶感,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欧洲形式上算来还有五大“强国”,但事实上左右国际政治方向的却是俄国、奥地利和英国。至于普鲁士和法国,它们还要付出不少的精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3页。

力,才能取得彻底的独立地位。会议的某些参加者,尤其在初期,满意于会议的工作成果,并相信他们取得的成果是稳固的。梅特涅便是其中之一。但亚历山大却根本不相信这种稳固性。所以他在会议结束后立刻开始寻求君主之间为了有组织地保护旧制度而经常交往和合作的形式。

在一段时期里,不仅沙皇,而且整个欧洲都认为,神圣同盟就是他们找到的这种形式。但亚历山大在他晚年时也不得不相信这个同盟并不稳固。连卡斯尔累勋爵在回到伦敦后不久也说:假如欧洲哪怕能在最近七年内维持和平,那也将是令人欣慰了。

实际上,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文件并未消除,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当时的全部主要国际矛盾。重要的是,它把最尖锐的东方问题搁在了一边,而这个问题从十八世纪末期起便已经成了国际矛盾的主要症结之一。正是这种情况,才在后来促使卡·马克思极精辟地指出:维也纳会议不过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曾经有过的最怪诞的国际法虚构物之一^①。

在这次会议上,各国国君和外交官们故意丢开与日益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有关的一切问题。他们拒绝让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的代表与他们为伍,同时对于来自苏丹治下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求援呼声毫不加以理会。只有俄国政府还关心支持他们,并且亚历山大一世在1815年2月还特别发表了一项通告性的照会回答他们的请求。他建议在会议上讨论土耳其人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残暴行为,指出欧洲各国国君不仅有义务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1卷,第2部,第54页。

而且也有“权利”干涉土耳其的事务。亚历山大认为，这样的决定会有助于加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影响。但其他国家拒绝了沙皇的建议。

这些分歧自然不会随着1815年6月9日签署《最后文件》后维也纳会议的正式闭幕而消失。所以，在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新的更尖锐的冲突便立即出现，而且一直未曾停止。1815年11月20日，同战败国法国的最后和约在巴黎签字。

只是由于大家都害怕发生新的民主革命，战胜国的代表才在巴黎签订对法和约的同时又签订了恢复肖蒙条约的新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里，英、俄、普、奥四国坚决表明了它们不允许法国革命运动再起的决心，并庄严地约定“如发生此类不幸事件……便立即由各国及其最忠于基督教的君主进行会商”，以确定为保障他们各自领土的安全和全欧洲的普遍安宁所必要之措施。

同年9月26日，亚历山大一世、佛兰士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巴黎签订的另一个极重要的国际文件，即关于建立神圣同盟的文件，也同样服务于维持既定疆界和扼杀民主革命的目的。

这个文件的真正实质在于，签字国的君主都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以及在任何地方……彼此提供资金、援兵和其他援助”。换句话说，神圣同盟是俄奥普三国君主间旨在镇压可能发生的新的反封建革命的特种互助条约。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被邀请参加该条约，这些国家后来确也相继参加了这个条约。只有英国的摄政亲王，因受立宪制度的约束，没有正式参加神圣同盟。但他也赶忙亲自致函亚历山大一世，表明他